

## 冬菊忘年友

春秋更迭，寒暑不辍。黄河流域四季分明，寒风所至甚是凌厉，塞上更是气势磅礴；有道是“轮台九月风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”，远不及江南的细雨来得温柔。

苏东坡说“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”，郡亭枕上看了潮头，却不曾见过塞北寒冬的千里疾风。风头所过，卷起漫天的烟尘，摧枯拉朽，所向披靡。

已是隆冬时节，风中带着凛凛寒气。所谓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”，郑板桥描绘雪后的山中景色，开门见雪，连梅花被冻住，含蓄地表达自己清高坚韧的性格和洁身自好的品质；却不知天生万物，皆有过往，正是在这草木凋零之时，偏有菊花熬霜战雪，开得不亦乐乎。

即便环境恶劣、花期已过，虽然残谢但不会凋零花瓣，又具有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；“满城尽带黄金甲，战地黄花分外香”，如是种种，一如这里的人们。

买几朵雏菊，供养在瓶里，看着光影在枝头轮转。“万里沧江生白发，几人灯火坐黄昏”，冬天的窗棂把过往涂上颜色，生命的意义在片片窗花中萌发，留做未来希望的种子，期待来年再于风中绽放。

高晓松曾将梵语译成一首《万物生》，空灵无二；冬日里恰逢金黄菊花盛开，清香袅袅婷婷，好似能暖透阵阵寒意；和这冬日的菊花结为忘年挚友，欢聚一堂，度过寒夜清寂；久久凝视着菊花疏朗摇曳的影子和孤独挺拔的枝丫，愈发意趣盎然，雅韵高致。深思之下，冬天也许是最暖的。

文/营运部 杨枝

## 农乡腊月节

久居城市，一年到头很难嗅到馨香的田野气息。眼看已到了腊月，于是趁着一个周末，一家人开车回到乡村老家——杭锦旗。腊月的独特之美，无以复加地呈现开来，瞬间便征服了我。在我的传统认知里，一到寒冬，庄户人家往往会歇农事，几乎整个冬天，都会清闲得很，日子也仿佛一下子沉寂下来。但走村串户间，我竟发现如今的乡村早已与我记忆中的一幕不可同日而语。特别是一进入腊月，除了严寒之外，整个乡村剩下的就是日渐深浓的喜庆。

乡村的腊月，是一幅幸福的年画。忙年是这幅画的主体，置办年货是画的表现形式。叮咚作响的锅碗瓢盆，孩子们追着闹着燃响的鞭炮，更让每一个归家的游子，一下找到了回家的感觉。沉浸在温馨快乐时光里，每一个迈步来到乡村里的人，都会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激起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。

乡村的腊月，是一场甜蜜的盛宴。进入腊月，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此时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筹办年货，准备过个热热闹闹的新年。收拾家、擦玻璃、炸丸子、剁饺子、炸年糕、卤肉……家家比赛似的，纷纷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，一道道活色生香的美食直馋人的眼。美在农乡人的脸上，醉在父老乡亲的心头。

乡村的腊月，是一部亲情的贺岁片。一进入腊月，父母的叮咛，亲人的期盼，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在了一起。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离家的游子像归巢的小鸟，带着对家乡亲人的思念，带着对故土的眷恋，回到了朝思梦想的故乡……

乡村的腊月，是世上最美的家园铺展着世间最艳的颜色，流淌着人间最纯的真情。回到腊月里的乡村，让接下来的每一个寒冬的日子，都会因此而温暖起来，并为来年积蓄新的动力。

文/赛宝音牧业 柳秋迎

## 在烟火与诗意间穿行

世间之人，大抵都在两种追寻中穿梭：一种是触手可及的烟火寻常，一种是遥不可及的精神远方。人们常将前者比作“六便士”，将后者唤作“月亮”，这两种意象的交织，构成了每个人生命里最真实的困境与抉择，也藏着关于生活本质的答案。我们终其一生，都在学习如何与这两者相处，如何在脚踏实地的安稳与仰望星空的憧憬之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

“六便士”是生活的底色，是柴米油盐的琐碎，是三餐四季的安稳。我们不得不为了它奔波劳碌，在晨光熹微中奔赴职场，在夜色深沉中整理行囊。有人说追逐六便士的日子太过平庸，可正是这份平庸，承载着最真切温暖与责任。那些为了生计的努力，为了守护的付出，从来都不是对理想的背叛，而是对生活最真诚的担当。在琐碎的日常里认真捡拾每一枚“六便士”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坚守。

而“月亮”，则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

光。它或许是一份未曾实现的爱好，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，是对纯粹与自由的本能向往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因为忙于捡拾六便士，而渐渐忘记了仰望月亮。我们在重复的工作中消磨热情，在繁杂的事务中迷失了方向，直到某一天猛然惊醒，才发现内心早已一片荒芜。其实，月亮从未远离，它始终在夜空高悬，提醒着我们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意与远方值得追寻。

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对月亮与六便士的取舍也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人偏爱烟火人间，在琐碎日常中活出安稳与幸福；有人执着于精神远行，在追逐热爱中成就自我。无论选择何种生活，只要不辜负内心的期待，不违背自己的本心，便是最好的人生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既要拥有低头捡拾六便士的从容，也要保留抬头仰望月亮的勇气；既要扎根于尘世的土壤，也要让精神的枝叶向着阳光生长。

文/行政人事部 景璐

## 一口年味，一念儿时

岁末寒意渐浓，鄂尔多斯东胜区的街头巷尾，早已漫开了醇厚的年味。办年货，成了家家户户冬日里最暖心的事，提着沉甸甸的购物袋在集市里穿梭，装回来的是琳琅满目的年货，更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团圆期盼，还有那刻在心底、挥之不去的儿时年味。

办年货，总爱往东胜街头的集市和老特色小店去。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却处处都是地道的本土烟火，不用奔波，囤货自在，更能轻易寻回小时候盼过年的雀跃。每年此时，全家总会特意腾出一天，我陪着老人、带着孩子，穿梭在集市小摊间，把东胜本地好物，一样样仔细挑进购物袋。

集市的年货藏着年味，家里亲手做的吃食，才更是儿时年味的模样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却始终记着过年的老味道，早早和好黄米面发酵两天，炸出的糕圈圆金黄酥脆，外焦里糯，咬一口满是胡麻油的浓香，和小时的味道分毫不差。

忆起儿时腊月，奶奶的炸锅总不停歇，炸糕、炸丸子、炸酥鸡，我们围着灶台，一边帮忙递东西，一边眼巴巴盼着先尝一口。一家人说说笑笑，满屋子都是年的温馨。

如今，我也跟着奶奶学做年货，一起压粉条、灌灌肠。刚压好的粉条拌上醋和胡麻油，清爽解腻；蒸好的灌肠肉质紧实，这是刻在鄂尔多斯人家骨子里的家常滋味，也是我想慢慢留给孩子们的年味记忆。

文/天辰工程公司 马璐

## 年货里的年味

腊月的风裹着寒意，街巷却满是年的热闹，红彤彤的春联、琳琅的年货将集市铺得暖意融融。婆婆的年货清单早写得密密麻麻，生豆芽、油炸饼、酥鸡、肉丸子、压土豆粉条、包饺子，件件都是新年的期盼。我的日子便围着这份清单转，带着初三放假的女儿、两个侄儿穿梭集市，大包小包往家搬，公公守在家里搭把手，一家人忙忙碌碌，累却满是欢喜。

采购最是奔波，老公全程扛麻袋、拎重物，几十斤的肉、米面油稳稳扛在肩上；小侄儿攥着购物车蹦跳，忙着挑糖果、选福字，怀里总抱满零食。我和女儿推两辆购物车，从生鲜摊到干货铺，五花肉、鲜鸡、土豆粉、春联灯笼、新衣服样样往回搬。每次归家，人人手里挂着沉甸甸的包裹，胳膊勒得生疼，肩膀酸得抬不起来，可看着满地年货和孩子们的欢腾，浑身便又有了力气。

公公总在家中等着接年货、归置杂物，择菜、清洗食材、给生豆芽换水，样样细致。油炸饼、酥鸡时，公公守灶台添柴递碗，金黄的油饼、喷香的酥肉出锅，孩子们围在灶台抢鲜，欢声笑语裹着烟火气，便是最浓的年味。

扫屋擦窗、整理杂物，置办年货的日子里，活计一桩接一桩。老公擦高处窗户、搬重物，女儿整理房间，婆婆守着厨房忙活。阳台上挂着腊肉、香肠和透亮的土豆粉条，客厅堆着坚果糖果、春联福字，厨房里摆着炸货和脆嫩豆芽。

这几日的忙碌，有拎包裹赶路的疲惫，有擦窗扫地的腰酸，可看着家人团圆的模样，看着老人眼中的暖意、孩子脸上的雀跃，所有辛苦都值得。年味，本就藏在大包小包的年货里，藏在家人并肩忙碌的烟火气里，藏在累却心甘情愿的付出里。

文/综合服务公司 夏巧梅